

大家喜歡

——曲子戲——

馬建翎作　陳茵繪圖

大家喜歡

（曲子戲）

馬健翎作

新華書店出版

1945年1月



鄉：好娃呢，這都是為你好，你開了荒地政府又不徵糧，有吃的有穿的，…………



王：我這幾天實在沒辦法，你給我………



偷　線



禡：………把綫子都偷了，問他要，不給就是咧，還要壓迫人，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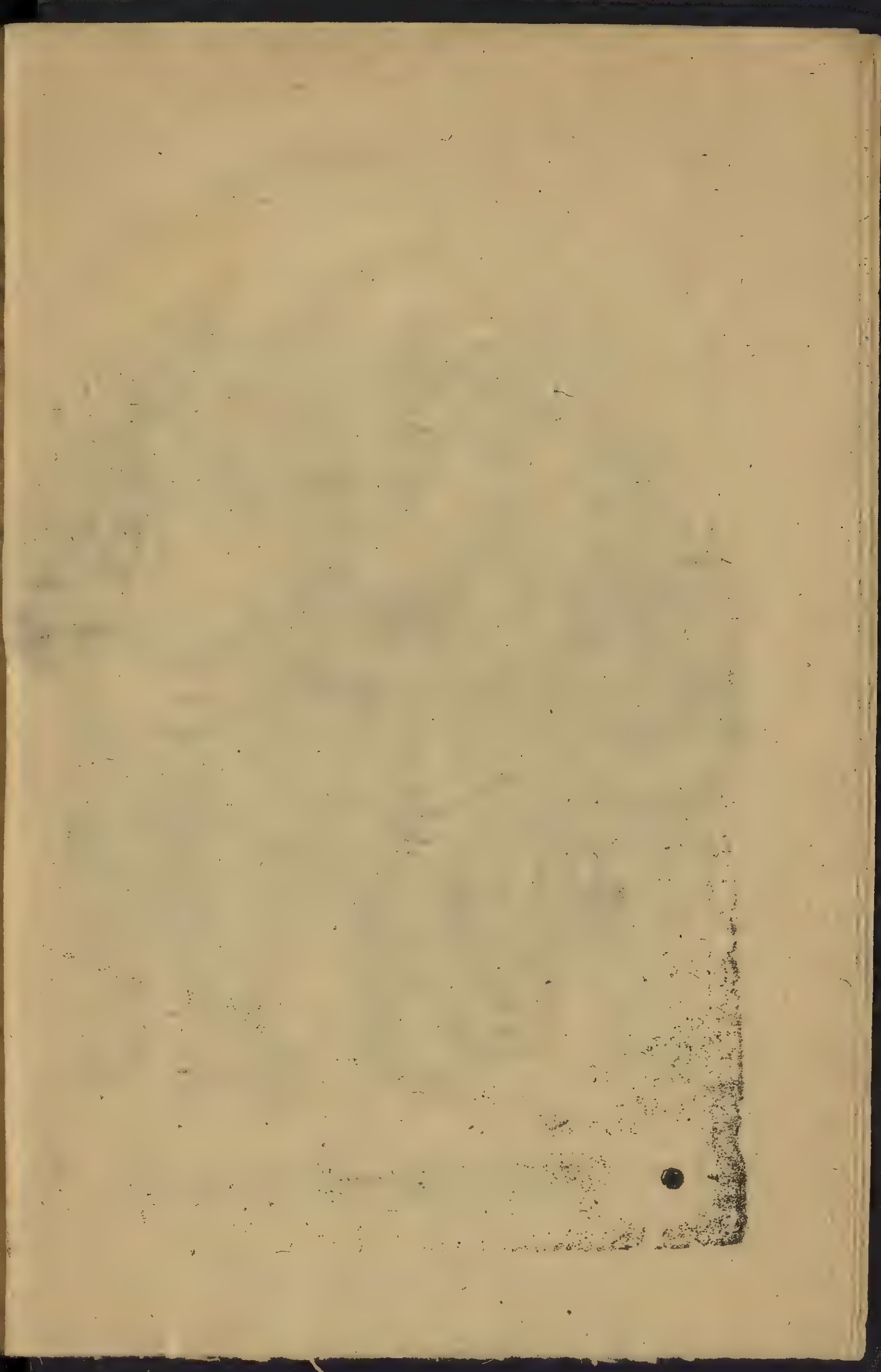
王：鄉長，憩一會吧。



鄉：唉！你今天起的這麼早？



郗：眞是大家的喜歡，……你如今誰都喜歡。



大家喜歡

時間——一九四四年春。

地點——陝甘寧邊區，接近友區的一個地方。

登場人物說明表：

鄉長　五十幾歲，樸實忠厚，沉着耐心。

王三寶　年三十左右，調皮而且嘴巧的二流子。

李玉貞　三寶妻，生性溫柔，勤苦愛好，年二十七八。

羊娃　男孩，三寶的娃，年八九歲，不能超過十二歲。

馮二嬸子　五十幾歲，健康，愉快，勤苦，爽直，會說話。

石萬明　年四十左右，健壯的農民，口出心快。

指導員　年三十幾不到四十歲，細心。

眸子　男孩，比羊娃大一點。

一婦女　農婦，三十幾歲。

自衛軍某　農民。

共計十人。

場數名目及每場人物導具表：

次第	名目	登場人物	導具
第一場	勸說	李玉貞，羊娃，王三寶，馮二嬸子，鄉長	
第二場	借錢	石萬明，王	钁頭，斧子
第三場	偷線	李、羊、王	紗及布包
第四場	賣線	王	
第五場	告狀	李、羊、馮、鄉、指導員、石萬明、王、自衛軍若干。	兩支紅纓槍
第六場	變工	王、鄉	钁頭兩把
第七場	放羊	眸子、羊（四個小孩翻穿皮襖當羊）	小钁頭兩把
第八場	拾糞	王、鄉	鐵鍁、钁頭、筐
第九場	壓瓜	李、羊	壓瓜工具
第十場	思妻	王	
第十一場	送飯	馮、一婦女、王	担子、筐、飯罐等
第十二場	請客	王、李、羊、鄉、馮	盤筷饅頭、菜、酒

第一場 勸說

（在一個短小的絲絃與打擊樂器配合演奏的悲調聲中幕徐徐開，緊接七錘子李玉貞拖她的羊娃上）

李玉貞 （衣服破爛，但還乾淨，面黃肌瘦，苦眉淚眼。羊娃破鞋赤脚，衣不護體，哭喪着臉，以手壓腹，冷的打顫不止）（唱）（慢西京）好幾日我母子沒吃飽飯，身無衣最可怕冷月寒天；娃的大他不務正事來幹，每日裏抽大烟還要耍錢；可恨我女人家無有能耐，（哉）明哭夜夜哭兩淚不乾。（落坐）

羊娃 媽！我餓咧，我肚子痛。（哭着說的）

李 不要緊，再等一會，等你爸爸回來，我叫他想辦法給你弄點吃的。

羊 （哭、抖）媽！我冷的很。

李 我娃不要哭，來媽把你抱在懷裏就不冷啦。（把羊抱在懷裏，羊哆嗦，自己不由得傷心掉淚，擦淚）

王三寶 （洋烟鬼，蓬頭垢面渾身破爛，披一件破皮襖，脾氣很大）（上）（唱）

（鬧調）王三寶倒了霉心中不快，政府裏禁賭博不讓耍錢；沒賭場從此後無處遊轉，弄不到斷心錢不好抽烟；低下頭我進了自己家院，（截）悶憂憂坐一旁閉口不言。（坐左）

李　（見王空手回來，很不高興難受的移坐於右）把鍋子賣了沒有？

王　（不語）

李　我問你把鍋子賣了沒有？

王　（討厭的神氣連看都不看）賣咧。

李　錢呢？

王　你問他幹啥呢。

李　該買些吃的麼，娃哭了一天咧。

王　愛哭就叫哭。

李　娃餓的肚子疼哩，你知道不知道。

王　我發癮比餓還難受，你知道不知道。

李　你把錢都買了烟咧？

王　都買了還不夠過癮呢。

李　（非常難受的）噯！好你呢，你常常就不打算日月光景，這不對的，你應當做點正事，人常說只要勤不怕窮，你應當……

王　（很不耐煩的截斷李的話）好啦好啦，不要說啦，我聽夠啦，又是老一套，我們男子漢比你們女人心裏明白的多呢。

李　明白，明白就該做明白事麼，爲什麼……

王　不要你多嘴。

李　嗳！我看咱們這一家就活不下去，跟上你，我們就要餓死。

王　想死了早一點就死，不要麻煩我。

李　（有點生氣）你就太把我們不當人看。

王　（生氣的站起來）就把你們不當人看，你能怎？婆姨女子，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簡直不像樣子，怨你的命不強，沒生在好八字上，嘟嘟嘟嘟嘟嘟糊說啥呢，難道你想叫我怕你不成。

李　（長嘆一聲，拭淚）

羊　（哭訴）媽！我餓咧，給我吃啥呢？

李　（撫摸羊）不要哭。

羊　我肚子疼，把我餓死了。

李　我娃不哭，慢慢想辦法。

羊　（連跳帶哭）不，我就要吃，我就要吃！

王　（氣兇兇的把羊從李懷裏拉出來）你狗日的哭！

羊　（拉時尖叫，然後害怕的嗚咽着）

王　（兇眉瞪眼的逼近羊）你哭，你再哭！

李　（把羊抱懷中，羊嗚咽，李抽搐擦淚）

王　（又兇又不高興的落坐）

（全家沉默一會兒）

馮二嬸子　（穿的樸素乾淨。）（上）（唱）（崗調）政府裏發動婦女紡棉線，一斤能賺好多錢；羊娃的媽媽太困難，（截）勸她紡線弄吃穿。（進門，王見馮，討厭的站過一旁沒有理）嗳！我就沒看見過你有個好臉。

李　（連忙擦乾眼淚）馮二嬸子快坐下。

馮　噢，你坐麼，（落坐於王的地方看李）你爲啥哭麼？

李　我沒有哭。

馮　沒哭，兩隻眼哭成兩顆紅桃咧，還沒哭，爲啥事麼？

李　（長嘆一聲，又擦淚）

馮　你們吃過飯了沒有？

李　吃過啦。

羊　（哭着說）吃屁呢，兩天都沒有見飯。

李　（把羊扔了兩下，表示禁止他說話）

馮　嗳！羊娃媽！我知道你愛好，有難過悄悄裝在肚子裏，你不要把我當外人看，咱們慣了，啥話不能說，說了我還能笑話你麼。

李　（更傷心的擦淚）

馮　（向王）王三寶，算你家裏的事，我比算卦先生還靈呢！你又把啥東西賣了，抽了大烟不管家裏餓肚子，羊娃媽說上幾句，又要你趴壓迫人的脾氣呢，你說是不是？

王　（生氣的）耍脾氣不耍脾氣，跟你不相干。

馮　唉——你愛聽就聽，不愛聽了拉倒，瞪眼的跟牛珠子一樣，吃人家！？

王　你少說話。

馮　我告訴你，今年不得過去，鄉長組織全村勞動哩，扎工變工，大家都要參加生產呢，懶人都要種地呢，不讓咱村裏有一個二流子。

王　（羞怒）誰是二流子，誰是二流子。

馮　（覺得王太糊塗，改用好言相勸）嗳，羊娃大（唱）（落子）羊娃大莫要把臉變，聽我把話對你言；為人在世要有臉，抽烟賭博大家嫌。你還是一個年輕的人，生產勞動定能成；開幾畝荒來把地種，打下糧食不受窮。大家齊心都勞動，好吃懶做弄不成；莫等衆人把你問，自動改過才光榮。轉面再把羊娃媽的喚，咱們婦女們也要生產；每日裏刁空來紡線，紡線能賺許多錢。

李　（接唱前調）馮二嬸子本是好心腸，窮人怎能把線紡；買不起車子買不起花，兩手空空無主張。

馮　（接唱）（二心子五更）羊娃媽你還不知曉，聽我把話說明瞭；（改（一串鈴））政府裏好主張，辦了一個合作社給大家帮忙；紡線車子他們給你借，領到了棉花把線紡；紡好線子忙交上，一斤能賺××大洋；只要你勤儉不偸懶，管保你吃飽穿暖不受悽惶。

李　（接唱）合作社的同志我不熟慣，人家不理嗜臉無光；

馮　（接唱）我是咱村的紡織組長，領你前去最無妨；（落（五更）尾）哎哎呀哈咱快走，我引你到前莊。（白）羊娃媽，咱就走，我引你到前莊合作社領花領車子，一天紡幾兩線，滿能顧住你「娘們」兩個的吃喝。（說王）他不生產，叫他餓着，走。

李　好（起立，整頭）

羊　媽，我要吃。

馮　羊娃，你也跟我們來，我給你饃吃（說着拖羊走上門來，王轉過臉和馮視線一碰，馬上邁過頭去，馮瞪了王一眼，同李、羊下）。

王　（哼了一聲，氣兒兒的獨坐）

鄉長　（上）（唱）（崗調）政府號召多生產，耕二餘一備荒年，扎工變工大家幹，（截）二流子也不讓他遊手好閒。（進門）

王（見鄉進來，不滿意的離坐，扭過頭站立一旁）

鄉　你在家哩。

王　我不在家還跑咧！

鄉　你就常是[illegible]樣子。

王　我就是這個樣子麼。

鄉　三寶，你還在抽大烟吧？

王　早就丟完咧。

鄉　你不抽大烟，常到友區裏跑啥哩。

王　難道我就不能到友區裏轉一轉麼？

鄉　當然能轉麼，不過你的到友區，跟人家不一樣，你一去友區，就不是幹好事，一定是從那裏搞大烟去咧。

王　你不要隨便寃枉人。

鄉　我就不寃枉人。

王　不寃枉人，不寃枉人你看見我從友區拿回大烟咧？！

鄉　好娃呢，我是為你哩，不是害你哩，你看你抽成個啥樣子咧，簡直跟城皇廟的吊死鬼一樣，有啥好麼。

王　反正我從此以後不抽大烟，不犯法就是咧，請你少說那些難聽的話。

鄉　那就很好，你近來的光景怎麼樣？

王　你放心，餓不死。

鄉　餓不死，餓死就遲咧，沒人給你談咧。

王　光景好了就好光景，光景壞了就壞光景，你問他幹啥呢？

鄉　我想叫你把壞光景變成好光景，你說好不好？

王　我的事由我着呢，誰也管不了。

鄉　王三寶，這話在咱邊區說不過去，共產黨八路軍一心要壞人變成好人，你不好也不行。

王　我不懂得啥叫好人！

鄉　勞動生產就是好人，你今年也要參加生產，咱們全鄉立下公約啦，要改變你們這些二流子。

王　誰是二流子，隨便給人戴帽子，難道政府不講理。

鄉　你就是個二流子。

王　我什麼地方像二流子！你說！你說！

鄉　你好吃懶做，抽烟耍錢，不務正事，渾身上下都是一流子扯成兩流子，一滿是二流子。

王　教你把我就說完咧！

鄉　說不完，你只要能生產勞動，你就是好人，我給你正式通知，今年你要把烟戒了，參加生產開荒種地。

王　我幹不了。

鄉　幹不了不得行，非幹不可。

王　難道我不種地也算犯法麼？政府就太管的事多咧！

鄉　好娃呢，這是爲你好，你開了新荒地，政府又不徵糧，有吃的有穿的婆姨娃娃歡天喜地還不好麼？難道你一輩子就當窮洋烟鬼家？婆姨哭，娃娃叫，討的吃，討的要，你心裏就不難受麼？

王　慣咧！不難受，不要你操心。

鄉　我知道你能說，咱們等着看，今年你要是不勞動生產，不得過去。

王　哼！告訴你，我大我媽活着都把我沒辦法，旁人能把我怎?!

鄉　噯，三寶！（唱）（崗調）王三寶你莫耍那樣傲慢，聽鄉長我把話細講一番：共產黨爲百姓寸步打算，他比咱的親生父母還周全；毛主席號召組織生產，要把咱邊區黨政軍民上上下下齊動員；婆姨女子都要幹，二流子一個也不讓閒；能生產生活就改善，不愁吃來不愁穿；咱邊區人人都發展，豐衣足食好喜歡；（採花）我這樣勸你原爲好，收心改過第一條；希望你早把癮丟掉，上山開荒把地掏。不改過人人把你笑，二流子的臭名去不了；朋友們見你不說話，好親戚見你把頭搖。大家爲你把

心操，政府爲你常來跑；假若是你再不學好，（截）開一個鬥爭會悔也遲了。
（白）好，我把話給你講明白啦，你早一點把烟去掉，準備受苦勞動，我就走咧。
（下）

王　哼！（唱）（崗調）王三寶來好生氣，鄉長常常把我欺；上山挖地我死也不法，（截）看你把我能怎的。（發癮打呵欠，晦氣的走下）

第二場　借錢

石萬明　（上）（唱）（崗調）石萬明我好高興，這幾年的日月光景大不同；能吃麵來能吃肉，不像從前受貧窮；這都是共產黨有本領，政府裏領導人民向前行；適才將鄉長對我把話論，他言說今年的生產要搞的更兇；毛主席號召組織勞動，要把那全勞動、半勞動、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牛兒、驢兒、馬兒、扎工變工組織起來、我幫助你、你幫助我、大家互相幫助，一齊勤工；勞動力組織起來了不成，八個人就能做十個人的工；沒牛的人工變牛工，沒驢的人工變驢工；男的女的老漢娃娃都分工，全村裏裏外外沒有閒人；這個計劃我贊成，今年要特別加油爭取一個勞動英雄；我越思越想越高興，（截）趕快把钁頭、鋤頭、犂兒、耙，收拾穩當準備開

工。（預先桌子旁邊要放一把钁頭，還有鋤頭一把，斧子一把碎木片幾片。拿起斧頭，收拾钁頭）

王　（飢餓發癮上）（唱）（二心子五更）王三寶我發了癮，又餓的肚子疼；左思右想沒法子行，沒奈何只得找親朋。不覺得來到石家門，進門去找表兄，明知曉他見我不歡迎，厚着臉裝他一個不發紅。（落）（進門）

石　（正在埋頭苦幹，收拾鋤頭，沒有發覺）

王　（看了一陣，不好意思開口，終於懦怯怯的開口）表兄：

石　（一見王就討厭，看了王一眼，毫不理他）做啥呢？

王　我閒轉呢。

石　你就常閒着呢！

王　好你哩！咱們是姑表兄弟麼！我就不能到你家轉一轉談一談嗎？

石　我忙着哩，沒有工夫跟你扯蛋。

王　哎，（想走，又覺得非得搞一點錢不可，又停住，很低聲懦怯的）表兄！

石　說你的話。

王　我這幾天實在沒辦法，你給我……

石　我給你啥？

王　你幫助我一下麼。

石　我連我都過不前去，還幫助人呢。

王　你們如今豐衣足食啊，借我一半斗米算什麼呢？

石　米，米是我受了苦才打下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王　看你，好好的談幾句話麼，你給政府還幫助救國公糧哩麼，咱們是至親麼，更應當幫助才對麼！

石　把你說的比唱的還好，政府是個啥，你是個啥，政府軍隊，保護老百姓又幫助老百姓過好日子，你是個啥東西！

王　你不要罵人麼！你……

石　對，我罵的不對，我的過，我給你說，今天我啥都不幫助你，現在咱們政府動員全鄉羣衆都要勞動生產，二流子也非勞動不可，只要你把癮丟了，種地生產，慢說咱們是表兄弟，就是另下旁人，我也肯幫助的，今天沒事。

王　你不給我借一斗，借上五升。

石　沒事！

王　三升？

石　沒事！

王　二升？

石　（非常討厭的瞪王）沒事！

王　我開了口了麼！你總不能不給我一點面子。

石　二流子就是個沒有臉，要啥面子哩？

王　你不要太把我不當人！

石　是你自己把自已不當人。

王　（生氣）姓石的，你不要把話說完把事做完，我姓王的也不是好惹的！

石　我借你是個人情，不借是個本分，我惹你的啥咧？

王　告訴你我姓王的也有點名氣呢，你不給我帶面子我教你受不了。

石　你不要拿唬話嚇唬我，我不是泥娃娃，摔不爛。告訴你，現在訂下村民公約咧，大家團結，反對壞人呢！從前是好漢怕懶漢，懶漢怕死漢，現在啥都不怕。張怕你，李怕你，大家就不怕你；你不信耍個流氓看，把你算啥哩。米是我種的，錢是我掙的，就是不給你這二流子借！（說罷，氣忿忿的下）

王　（乾生氣沒辦法）哎！（唱）（崗調）王三寶我倒了運，生了氣不敢胡亂行；在從前只要把眼瞪，誰敢不對我讓三分；如今人家都齊心，流氓手段耍不通；外邊的路子閉了門，（截）回家去、打娃子、罵婆姨、賣盆賣盌耍威風。（發癮打呵欠，下）

第三場　偷線

李　（夾一包紗上）（唱）（銀扭絲）李玉貞來喜盈盈，我每日紡線五兩有零；交給合作社，票子到手中；我也是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可恨那羊娃大太的氣人，每日裏糊生事不丟烟癮；問我硬要錢，不給還不行，他是個大流氓常常發凶。婦聯會同志常談論，她們說男和女應當平等，男人不學好，女人要鬥爭；不應該常受壓迫不出聲。從此後我要和他鬥爭，他要是耍脾氣那可不行；婦聯會幫助我，告狀定能贏；（截）我要把二流子變成好人。（把線包放在桌子上打開整理）

羊　媽！（跑上）媽！

李　啥事麼？

羊　你走咧，我學你紡線呢，把車子弄壞咧。

李　（着急的把羊推了一下）把你個頑皮鬼，教你不要動不要動，你總是由不得，車子是人家的，弄壞了怎辦家，哎！……（說着跑回去，羊娃也跟着回，因爲急忙把線子丟下了）

王　（上）（唱）這幾天越發行不通，走到處人家給我碰鋼釘；懶洋洋進了自己的院，

（註）尋幾件破東西再好出門。（進門看見線子周圍仔細聽了一下，把線裝到懷裏，把包線的包子故意弄的凸起，放桌上，往門上走）

李　（羊娃跟着）（上）羊娃太！

王　嗯，（轉過身不自然的裝咳嗽）你說啥呢？

李　你到那裏去來？

王　我到外邊轉了一轉。

李　你不要糊逛咧，好好的住在家裏把烟癮戒了，做點正事，你看人家多少人都進步咧，你也應當爭一口氣。

王　我爭氣着哩。

李　你看我紡線你種地，咱們就能過好日子。

王　啥叫好日子，發了癮就沒綫好日子。

李　哎！你總是不聽話，聽我說，好好的住在家裏，我今天交線呢，換些米回來，管你的飯，等把烟癮去了，上山種地（說着向桌上取線去）。

王　（見李取線，想出門去）

李　（不見線子大吃一驚。猛撲上去把王抓住）是不是你把線子拿走咧？

王　啥麼？

李　線子，我紡的棉線。

王 我沒見。

李 （急的）你沒見，就是你一個人在這裏，快給我。

王 （生氣）我沒有見，給你啥哩？

李 好我的爺爺呢，我紡線掙下的錢，你用多少都不要緊，這是人家的線，你賣了我賠、不起，你把人急死咧，快給我，不給不行。

王 你不要纏我，我又不是個賊娃子，我偷過誰？

李 好你咧，把線給我，領來錢都給你就是啦！

王 （把李一把捽開）滾蛋！

李 （又撲上去抓住王）不行，你不給線子就不得行。

王 你當我怕你哩？

李 我也不怕你，今天你不給線子，我就要到政府裏告狀。

王 （一掌把李推倒）滾你媽那屁，把你也學成咧，給我講平等家，你就跟上八路軍的人跑，看把你的命送得了送不了。

李 （此時羊娃怕的直哭，李猛起立，又抓住王）你太不講道理哩，走！跟我到政府去！

王 （又把李摔倒）去你媽的！

李 （猛起撲上來）

王　（向李腰用力踢一脚）你造反呀！

李　啊喲！（倒地，羊娃直號叫媽）

王　（氣兒兒的出門下）

李　（十分疼痛，雙手壓腹）哎！我不得了。（唱）（五更）李玉貞好難過，我渾身顫嗦嗦；（連起帶唱）強打精神將身站，罵一聲流氓太可惡。我幾年把你讓，今日難下場；（拉羊出門）出的門去我要把馮二婿子找，到政府告你個耍強梁。（緊）李娃跟我走！（下）

第四場　賣線

王　（上）（唱）（崗調）王三寶好着急，一条線子給人賣誰也不要；張王李趙都不買，他言說二流子的東西是偷來的；說不來再到後莊去，（截）誰敢買我就賣給誰。（下）

第五場 告狀

李 （拖羊上）（唱）（崗調）李玉貞我淚汪汪，手拖羊娃我到前莊；我到了馮二嬸家講一遍，（截）我要她領我見鄉長。（白）馮二嬸子，馮二嬸子！

馮 （上）（唱）（採花）我正在窰裏紡棉線，忽聽得門外有人言；用手開了門兩扇，原來是羊娃媽在面前。（白）羊娃媽快到屋裏坐。

李 （接唱）我有個要緊事細對你言；（哭音）羊娃大偷了我的線，糊支漢對不要臉。

馮 （接唱）你就該向他把線要，你不要他一定賣掉了。

李 （接唱）我要來，他把我罵了一頓；拳打腳踢摔了我幾跤。（哭拭淚）

馮 好惱。（接唱）（緊符）聽一言氣的我渾身打顫，二流子流氓翻了天；偷了線子還不算，罵人打人為那般；（向李）新社會不同舊社會，壓迫婆姨他犯了條款；我看那人不會改變，離婚拆散走兩邊；（拖李，邊唱邊走，轉一個圈）來來來隨我到政府裏去，見了鄉長說一番；我勸你把心拿定，（截）同那人過日子太受艱難。（進門）鄉長！鄉長！

（鄉和指導員上）

鄉　唉！馮二嬸子你來咧！快坐下。

馮　好，今天還了個巧，指導員也在呢！

鄉、指　你有啥事呢？

馮　太不講理，簡直把人欺負的活不成咧！

鄉　啥事嗎？

馮　鄉長你要給我們婦女出頭哩！這還了得！

鄉　到底爲啥事麽？

馮　二流子王三寶抽烟耍賭，不務正事，（指李）他的婆娘參加我們紡線小組，掙下的錢供他吃，供他喝，他還嫌不夠，把線子都偷了，問他要，不給就是咧！還要壓迫人，打人，鄉長！不行！我代表我們婦女，不能容讓這一件事！

鄉　王三寶這傢伙，實在不要臉。

馮　鄉長！這事你要辦哩。

鄉　這人眞沒辦法。

馮　鄉長！你看（指李嫂子）快把這兩個人餓死咧，我看離婚拆散了，弄不成，活不下去。

鄉　（向李）你是啥意思？

李 （不好意思開口，長嘆了一下，擦淚）

馮 你把主意拿的牢牢的，跟他離婚。

李 唉！怨我的命不好！

馮 嗳，你還是個封建腦筋，啥叫命麼？從前人常說誰的命好，誰的命不好，如今教生產勞動就把命給打倒咧！多少人說他的命不好，現在生產勞動，吃的好，穿的好，再也不說命不好。你自己日子難過，不是命不好，就是因爲王三寶是個二流子，不生產不勞動，你跟他非餓死不可，離婚！離婚！

鄉 （向李）你表示你的態度？

李 噢！實在沒辦法了就離婚。

鄉 （向指）指導員，你看這事情？……

指 （向鄉）王三寶你勸過他幾次？

鄉 哎！我前後勸過他八次啦！

馮 我都勸過他好幾次咧！把人的話秋風過了驢耳朶咧！

指 我也勸過好幾次，這人頑固的很。

鄉 咱們鄉上，就是這一個二流子還沒有轉變好。

馮 不聽話麼，人爲他說好話呢！他還不給人一個好臉，沒出息，（向李）離婚！

指　(向馮)馮二嬸子，你的主意是對的，不過咱們共產黨邊區政府，對於壞人，總要想辦法救他，都是人嗎！我就不信他轉變不好，我們還是多想些辦法再把他救一救。

鄉　(拍着頭走來走去)唉！想個啥辦法哩麼！

馮　旁人有救，王三寶一點救都沒有。

鄉　(猛然想起)這麼辦！(向李母子)你們兩個到你娘家去，你能紡線，還可以種幾畝地，我親自給王三寶變工開荒，他能好，你再回家，他好不了，乾脆，離婚就離婚，有我給你做主。

馮　唉……你把主意打錯咧！跟王三寶變工把你急死，一定是個吃力不討好。

鄉　不怕，我吃點虧不要緊，只要他能變好，我吃虧也是個高興的。

指　我贊成你這種精神，只要你把王三寶轉變好，你就是轉變二流子的模範。

鄉　對！我給咱爭取這個模範。

指　好！你把他叫來，不要客氣，條件定的嚴嚴的，我就去咧！

鄉　你也參加講條件嗎。

指　我還要給大家研究咱們鄉上的牛、驢子編隊的事情呢。

鄉　對，那你去。

指　(下)

鄉 （向李）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

李 好嗎！鄉長你只要把他轉變好，就是我全家的恩人。

馮 你要是能把王三寶轉變好，你就是活神仙。

鄉 （向李）王三寶來了，你把態度放得硬硬的，咱們大家逼着他往好處走。

李 對，我聽鄉長的話。

鄉 好！找人叫他，（出門翹望，喊）唉！路口上誰放哨呢？

石 （內答）是我們兩個。

鄉 你們來一個人！

石 對。

鄉 （進門）

石 （跑上進門拿紅纓槍給鄉長敬禮，不大自然）有啥事呢？

鄉 王三寶把他婆娘紡的線給偷的賣去啦，你趕快把他找來，順便查問一下，看他把線子賣給誰咧！

石 賣不了，咱們村民公約上，誰要給死二流子借錢借糧，買死二流子的東西，受處罰呢！誰敢買?!

鄉 許賣不了，你快去找他去。

石 對。（跑下）

鄉　他今天要給我發凶，我就給他個不客氣。

（石——正尋你咧！走，跟我走！王——上那裏去呢嗎？石——鄉長叫你呢！王——我忙着呢！石——忙也不行，走！）

（二人上）

王　好我的表兄哩，咱是親戚嗎！你就說沒見我。

石　現在不能論親戚，這是公事，鄉長的命令，進！進！

王　（轉過身去）

石　（抓住王）你那裏去？

王　你叫我解個手麼。

石　解手，能行，快一點。

王　（解手，把懷裏線子裝在褲子裏）

石　（把王的行為觀察出來啦！可是只覺得線子在懷裏，沒有看到裝在褲子裏）進！

王　（進門，看見李等把頭邁過去）

石　（與王一齊進門）鄉長！還有啥事？

鄉　好！你放哨去。

石　對。（下時給鄉長示意線在王懷裏）

鄉　（點頭走近王身）你剛才做啥來？

王 開轉哩麽。

鄉 你把線子呢？

王 我就沒見啥線子。

鄉 那你說羊娃媽紡的線子，誰偷去咧？

王 不曉得那個賊娃子偷去啦。

鄉 那個不長眼的賊娃子，跑到你家裏偷東西呢！

王 那我就說不來咧。

鄉 不要糊說咧！把線子交出來！

王 我只管說沒見，沒見，給你交啥呢。

鄉 我要搜！

王 （不在乎的走向前一步逼鄉）你就搜，搜不出來我可不讓！

鄉 （把王的上邊搜了個細，腰裏摸了也不見，細法端詳王）

王 搜完咧吧！當鄉長隨便誣賴人，太不講道理！

鄉 我還要搜！

王 你搜！

鄉 （在王的上身捏來捏去，猛然發現王腿凸出一塊用手一抓）這是啥東西？

王 （把鄉一推，裝痛）啊喲！你這人笨手笨腳的，入這裏有瘡呢！隨便動彈（接着用

鄉　手按凸處，裝出疼的很厲害的樣子）

鄉　裝啥鬼哩，拿出來！

王　真是個瘡麼。

鄉　你的瘡跟人家的瘡就不一樣，你的瘡又能跳又能滾，活動的很。

王　就是嗎，這病厲害的很！

鄉　咻病好治，一把拿出來就好咧！

王　（還在裝痛）

馮　我就沒聽說你腿上害瘡麼。

羊　沒有瘡我知道。

王　（起立瞪羊）滾你媽的蛋！

羊　（嚇得縮到李身後）

鄉　（正顏厲色的）王三寶，不要調皮啦！把線子拿出來，再要流氓，我就叫幾個自衛軍來，就不大好看啦。

王　（氣忿忿的不動）

鄉　（更大聲的）拿出來！

王　（把鄉長看了一下，氣凶凶的掏出線子摔到地下）拿去！

馮　（把線子拿起來，拍打幾下，瞅了王一眼）

鄉　王三寶，你自己想一想，犯了幾次賭，抓了幾次大烟燈，偷公家的線子，無故的壓迫女人，隨便打婆娘，誰勸說你，你就給誰碰釘子，政府容讓你多少次啦！你應當明白，咱們政府是民主，愛護人民，所以對你客氣：忍你讓你，希望自己變好，你應當識人抬舉才對。

王　我打我自己老婆也算犯法？你們還想管我的什麼事？

鄉　老婆是你的老婆，人是邊區的老百姓，政府當然要保護，現在男女平等，誰也不准壓迫女人欺負女人。

王　這都是你們的鬼理性！

鄉　儘管給你帶面子，你不要當政府是怕你哩！

王　當然嗎，誰怕誰呢！誰也不怕誰。

鄉　王三寶你不要當流氓是當耍的，再要胡支理對，大樣大樣不講理，政府就要辦你！

王　好，看你怎麼辦！（說着就要往外走）

鄉　（拉住王）你到那裏去？

王　我回我的家麼。

鄉　事情沒有解決，不准你回去！

王　你們算講民主呢！我連回家的自由都沒有咧！

鄉　你犯了大錯誤啦！有人把你告下啦！包文正說陳世美的話「先打官司後進朝」，現

王　在，你沒有自由！

鄉　你把我吃了！

　　你太欺人啦！（氣極啦！走出門去，向遠處喊）石萬明！石萬明！（內應「唉——！」）

　　教自衞軍連長派兩個人來！

　　（內：石——我們兩的哨已經換了，就我們兩個來吧！）

鄉　也好。（進門）

　　（石與另一自衞軍各執紅纓槍上）

石　鄉長。

鄉　你們就站在外邊。

石　好。（二人分兩邊立）

鄉　王三寶你的罪過，大家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用不着再說，現在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改邪歸正，生產勞動，變成好人；第二條路是鄉上把你送到區上，區上把你送到縣上，當一個犯人。再沒有第三條路啦！

王　（氣凶凶的不言語）

鄉　大家都忙的很，全鄉人正在組織生產勞動着呢！我沒有閒工夫和你吋嘴，只要你說一句話，走第一條路，還是走第二條路？

王　（還是氣凶凶的不言語）

鄉　你想一想，全家人有吃有穿，歡天喜地好呢？還是婆娘離婚，自己受悽惶，人人瞧不起好呢？

王　（在鄉長說上話時，氣稍平，聽完以後不凶了）

鄉　（見有轉變，更用感情的說話爭取）指導員，我，自衛軍連長，你的親戚朋友跟大家，對你費了多少勁，好勸一陣，歪勸一陣，那一個不是爲你學好，如今二流子吃不開啦！你知道吧！要強要不出去，誰也不可憐，你怎麼能活下去呢?!

王　（長嘆了一聲，蹲下，兩手抱頭）

鄉　你說話麼，到底走那條路？

王　（又長嘆了一聲）

鄉　王三寶，你不要躭誤我的時間，我忙的很，我不能再等啦！（起立，走近王身）你說吧！一句話！

王　（順從也不是，反抗也不是，告饒的口氣）我還能學好，我窮的學不起好，我啥都沒有！

鄉　只要你能學好，能勞動，政府也幫助你，大家也幫助你，不能叫你沒辦法。

王　對。那我也「試火」勞動一下？

鄉　「試火」一下？勞動就要下決心。不要三心二意的。

王　對，勞動。

鄉　勞動？

王　勞動。

鄉　好，咱們現在把條件講好，我給你借八畝熟地，咱倆個變工，給你開十二畝荒地，給我開十二畝荒，天天要勞動，不能誤工，辦到辦不到？

王　對。

鄉　不要口裏說對，做起來就不對啦！如果你不好好搞，還是第二條路。先說明白，羊娃媽要住在她娘家，靠她自己生產過日子，你能變好，她就回你的家，你變不好，政府就要給你辦離婚手續，人家一個勤苦婦女，沒有跟你受一輩子罪的道理。

王　鄉長，你叫她跟我回，我學好就是啦！

鄉　跟你回去！你好花她紡線掙下的錢，是不是？

王　我一定要學好。

鄉　不行，不行，學好了再說。

王　鄉長，你要我學好，我就學好，我們夫妻的事情，你不要管嗎！

鄉　不是我要管你夫妻的事，羊娃媽人家不願意受你壓迫。

王　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打她，再也不罵她就是了。

鄉　那只有天知道，你沒有變好以前，誰也不信你的話。

王　（急的）哎！鄉長！你行個好，你叫她跟我回。

鄉　你自己閙去。（裝咳嗽，唾痰，出門示意不等回去）（石與自衛軍下）

王　羊娃媽，你跟我回！

李　我把罪受夠了，我不回去。

王　我再也不打你不罵你了，你回！

（媽給李使眼色，堅定李的主意）

李　我不回去，你就沒有說過一句實心話。

王　（急的）哎，你跟我回，我一定要學好。

李　你咪好還在空裏吊着呢！好了才好咧。

王　我就不信，你真不打算回咱家嗎？

李　看嗎！你學好了再說。

王　哎，（急的走兩步，轉過身）羊娃！你跟我回！

羊　（很堅定爽快的）我不跟你回去，你一個人回去！

王　哎！（哭了，擦淚）

李　（也哭了，擦淚）

王　羊娃媽，咱們十多年的夫妻咧，難道我就對你沒一點點好處嗎？

李　十多年，我挨打挨罵受餓十多年！

王　（哭着說）哎！你看我為你都哭鼻子咧，你就沒一點心。（媽又示意李，把主意拿牢）

李　（哭着說）你不要說這些話，我自天曉上哭鼻子七八年啦！誰可憐過我？！

王　哎！我……我……哎……

李　你好好的打你學好的主意，不要想我現在跟你回家。

王　哎！（又蹲下）

鄉　好啦！不說啦，事情就這樣的辦，王三寶！

王　嗯。（立起來）

鄉　不要難過咧，打主意下決心，學好，變好了，有吃有穿的全家團圓，對不對？

王　對。

鄉　對了就好，我再把咱們的條件說一遍你就回去。（唱）（崗調）只要你學好能轉變，我保你全家大團圓；假若你還不轉變，離婚拆散走兩邊。（換（五更一））咱二人把工變，每日開荒上高山；（轉（一串鈴））你和我搞生產，勞動紀律要先談：第一你把烟癮改，不准你前莊後莊到處玩；起的早睡的晚，刁空拾糞送上山；開荒要出力，種地按時間；莊稼都要鋤三遍，鋤的好了長的「歡」；南瓜常要壓瓜蔓，洋芋根下把土堆圓；每日加油努力幹，生產計劃要做完；身上多流汗，土裏生金圓；吃飽又穿暖，全家能團圓；朋友見你笑着臉，親戚見你都喜歡；政府還要表揚你，勞動模範在人前；你能照着上邊幹，我給你借米又借錢；

媽　（接唱）我給你借鍋能煮飯，

李（接唱）我母子雙雙回家院；

鄉（接唱）（轉快）假若你抽烟還偷懶，我要罰你受艱難；

馮（接唱）我把鍋子不給你借，

李（接唱）要我回家難上難；

鄉（接唱）我把此話講一遍，兩條路兒再沒三；一條好一條壞，看你要走那一邊；（五更尾）哎嗨呀哈，希望你早下決心早轉變。（白）就是這些條件，非辦到不可，你回去，就到開荒的時候咧，我找你來，先給你開荒，對不對？

王　對。

鄉　回去。

王（嘆了口氣，無可奈何的下）

馮　我看沒事，王三寶學不了好。

鄉　走着看麼，反正我要下決心轉變他哩。

李　鄉長，我把借公家的紡線車子，丟在家裏咧。

鄉　不要緊，我叫人給你取的送來，好，我還要參加組織勞動會哩，（向李）你到你娘家去，參加變工，好好生產，不要難過，我想一切辦法叫羊娃大學好。

李　哎！害的鄉長費多少心！

鄉　沒有關係，咱們公家爲的是給老百姓辦事，應當的，你不要多心。

李 （長嘆一聲，擦淚）

馮 不要難過，（拖李）走，我送你到娘家去，（馮李與鄉長都出門，馮李向上場門下，鄉向下場門下）

鄉 （向下場門走了兩步，又回轉）羊娃媽。

李 （站住）鄉長。

鄉 王三寶轉變不好就不說咧，要是轉變成好人，你可要回家裏，不敢把心變了。

李 （哭訴）鄉長，你不要多心，我一定聽你的話。

鄉 好啦，好啦，不要難受，你們去吧。

（分兩頭下）

第六場 變工

王 （上）（唱）（尚調）我自從那一日政府回轉，這幾天睡不着好不熬煎；洋烟癮背的人渾身發軟，羊娃媽不在家有話無處言；耳聽得公鷄叫了三遍，睡不寧坐不穩（打呵欠帶唱）兩腿困酸；背地裏我把鄉長怨，誰叫你不讓我抽大烟；（打顫着唱）我渾身打戰你沒見，骨頭裏啟的人針戳一般；（亂抓骨節）鄉長說今天開荒把工

變，（緊接落板）天保佑鄉長今天不要來再遲幾天。（落坐，打呵欠，呻喚）（渾身抖，展來轉去的）

鄉　（肩着兩鍬頭上）（唱）（崗調）東方亮天上的明星幾點，我來找王三寶開荒上山；上了山我挖地要起模範，（截）初開頭我還得讓他幾天。（把鍬頭放在門外，進門）三寶。

王　怎麼啦？

鄉　你好吧。

王　好啥哩，渾身疼的。

鄉　戒烟當然要難過，『受得幾天罪，一輩子享富貴』，好的很呢。

王　咳！

鄉　三寶，咱今天就開荒，先給你挖幾塊好地。

王　（在這一時中，經常表現發癮難受的動作與表情）咳！這幾天發癮發的渾身疼，難過的要命哩，過幾天咱們再動工，忙啥哩些。

鄉　開荒要爭取時間哩，給你開完，還給我開哩，遲了就趕不上咧。

王　我幾夜都沒睡覺，人難過的很，動都不想動。

鄉　我知道，咱鄉上劉二娃常三虎，那一個的洋烟癮不是我幫助他丟的。丟烟非勞動不可。睡在家裏你由不得想抽烟，腿也疼哩，腰也疼哩，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

你跟我走，美美的受上一天苦，出上幾身汗，晚上回來，一覺就睡他個大天明，幾天就抗過去咧。

王 哎！不行，你不知道我的難過。

鄉 我說的是老實話，聽我的話沒有錯。

王 好你哩，再等幾天麼？

鄉 等幾天還是這樣，早勞動早治病，走！

王 再等兩天。

鄉 說幹就幹，不能等，越等越壞。

王 再等一天！

鄉 不行！咱們說好的，你不要糊搗蛋！

王 （無可如何的）哎，我沒有鐝頭麼！

鄉 我給你拿來咧，（出去取鐝頭回來）你看，你一把，我一把。（給王一把）

王 （接過鐝頭，無精打采的）哎！我從小就沒幹這事，弄不成！

鄉 啥事情不幹就不會，幹起來就會咧，那一個莊稼漢從娘肚裏生下來就會種地哩，不說閒話，『三早出一工』，快走！

王 哎！

鄉 哎啥哩，走！（二人出門，王之之的隨鄉後，轉一兩個圈）（唱）（崗調）戒大烟

一定要勞動，勞動忘了大烟癮；男子漢要把心拿硬，（截）生產勞動最光榮。（白）

王　你看，這一塊地又平又陽，能種一片好糜子，咱就從這裏挖起，钁頭這樣（做樣式）拿着，把子要握緊，『握緊钁頭把，不起泡疙瘩』，記下沒有？

鄉　記下咧。

王　好，挖！

（適當的音樂聲中，鄉拿出很大的精神挖起地來，王不大出力的跟着挖，每挖一二钁配大鼓一響。鼓法是王輕鄉重，下钁要隨着音樂的節奏，挖了幾下後，鄉看王挖地）

鄉　三寶，你怎捨不得出力，挖地要用勁呢，挖的深深的，莊稼長的好，打的粮多。

王　哎，我就沒力氣麼！

鄉　你才是三十左右的一個小夥子，敢說沒力氣，像我這五十歲的老漢，該說啥哩，鼓勁，把钁頭揚高一點，挖！

王　對！

（說話時音樂要輕奏，挖地時音樂要高朗）（二人又挖了幾下，王稍微出了點力，就停手啦）

王　鄉長，憩一會吧。

鄉　（一邊挖，一邊說）唉！才動手麼，倒想憩呢，不行，挖！

王 （又掙扎的挖了幾下，哀求的）鄉長，我實在撐不住火啊。

鄉 不要緊，心裏拿上個勁，不要心『鬆』了，挖！

王 （長嘆了一口氣，慢吞吞的挖了兩三下，拉住鄉）鄉長，你息一息，太累啊。

鄉 你累了就息一息，我不累，現在是給你開荒哩麼，我要是不出力，還能對得起你！

（說罷，往手上唾了兩口，更有勁的挖起地來）

王 （不好意思的，只好也挖，搞了三四下，腰疼的受不了了）

王 鄉長！

鄉 （不理）

王 鄉長！

鄉 （不理）

王 （生氣怨恨的，但是哀求的，大聲）好我的鄉長爺爺哩，你息一息。

鄉 （只管挖着）唉，我不累。（唱）〔崗調〕受苦人心裏要有勁，沒心勁啥事都弄不成；咱二人變工挖荒地，我給你出力應當認真；我要偷懶糊鬼混，你批評我幾句我面發紅；你莫當我年紀老，我還要爭取一個勞動英雄。（一邊挖，一邊擦汗，越挖越精神）

王 （見鄉那樣，難為情的）唉！（唱）〔崗調〕王三寶我好羞愧，小夥子我不如一個年老人；鄉長為我出力氣，自已不動面皮紅；人活臉樹活皮，難道我肚子裏不長

心；不管腰疼和腿困，咬緊牙關幹一程。

（二人挖了一回，王實在支持不住了）

王　（氣喘的很厲害，停了手，想開口叫鄉長休息，又不好意思，終於開口了）鄉長！

鄉　（不理，只顧挖）

王　（走上去拉鄉）鄉長，憩一憩，實在換不上氣來了。

鄉　（停手）好，你真的應當憩一憩，我不要緊。（說罷又挖起來）

王　（又拉鄉）你也憩一憩麼。

鄉　我不累麼。（又回轉身）

王　（趕快拉住鄉）好我的鄉長爺呢，你不憩，我怎好意思憩呢麼！

鄉　（很誠懇的）你跟我不一樣，你沒受慣苦，又發癮呢，身上難過，應當憩一憩，我能原諒你，我說實心話哩，（推王憩）你應當憩一憩，憩一憩再挖地。（說罷，又挖起來）

王　（坐在地下揉腰揉腿，過一會，看見鄉挖，不好意思的站起來，把钁動一動的，要想挖實在困了，不挖不好意思）哎，（唱）（崗調）鄉長越挖越有勁，自己不挖理不通；說不了我也要硬扎掙，（向手唾了兩口）捨命陪他做苦工。（這以後的挖地要表現雖然受不了，但是硬掙扎，挖下去一時挖不起來，不時擦汗，腰疼恨的打

鄉　腰，腿疼恨的打腿，氣喘着，瞪眼皺鼻咬牙……）
（看見王拚命挖地，勝利地愉快起來）（接唱）（崗調）世事要好靠勞動，勞動人世上最光榮，邊區處處愛百姓，共產黨愛的是勞動人；從此後你要多勞動，勞動慣了你有精神；你能勞動算進步，（緊接着落）二流子也能當勞動英雄。（停手看王）

王　（還在掙扎地挖着，可以說昏昏迷迷的挖着）

鄉　（得意的微笑着）三實！

王　（一钁剛要往下挖，聽到鄉長叫，一閃幾乎跌倒）

鄉　（連忙扶起來）你很累吧？

王　嗯……（氣喘的說不出話）不……不累。

鄉　你是好的，有心勁，有辦法。

王　我……我……不累。（擦汗）

鄉　你看，咱兩個今天挖的不少，有成績。

王　咱們再挖。

鄉　好啦，該吃飯啦，走，到我家裏吃飯去。

王　唉……給我開荒哩麼，還能吃你的飯。

鄉　我知道，你沒啥東西，走。

王　我不給你管飯就不對咧，再吃你的飯，太不像話。

鄉　看把你客氣的，入麼，誰也有個困難哩，現在你吃我，等你打了糧，我再吃你。走！

王　這就……實在……

鄉　不要害羞，羞啥哩，以後咱們就是好弟兄，明天我給你揹一斗米，現在咱們吃飯去，走。（拖王下）

（以上這一場，動作表情是很複雜多樣的，劇本只是指出很少的一點罷了，扮王的演員要多訪問抽烟人戒烟的各種難過，而且要多想，多練習）

第七場　放羊

（四個人翻披羊皮襖，爬着走裝羊，由羊娃和另一個小孩叫胖子攔了出來，每人手裏拿一把小䦆頭，從內先喊攔羊的吆喝聲，羊先出，人後上，胖子在前，一邊唱，一邊趕羊轉圈圈，羊娃隨後）

胖子　（十二三歲，健壯，穿的乾乾淨淨，樸素）（唱）［崗調］吃了早飯把羊放，

羊　（穿的和從前一樣，臉上比以前乾淨了）（接唱）黑山羊白綿羊都是好羊；

胖　（接唱）大人們上山開了荒，

羊　（接唱）（截）娃娃們攔羊出了莊。

眸　羊娃（向下場門一帶指）你看，那一片好草地，你把羊趕到那裏吃草，（向上場門指）我到那裏挖小蒜去。

羊　你不要去，攔羊是咱們的正事，咱要好好的攔哩麼，我不讓你去。

眸　我挖一會就來咧。

羊　你就不聽話，小心人家批評你。

眸　看把你倒是個好的，誰不知道你是二流子王三寶的娃。

羊　你這話就不對，他是二流子，我又不是二流子。

眸　你再說的好，王三寶總是你的大呢。

羊　如今他不是我的大咧。

眸　不是你的大，啥東西都能換呢，大可換不了。

羊　如今我不在他家裏住咧，他就不是我的大咧。

眸　對，咻大不好，不要他。

羊　不要他。

眸　（指脚下的一塊地）這一塊地挖開能種好莊稼呢，羊娃，咱兩個變工，挖這一塊地。

羊　不能，現在咱們就變工着呢，人家大人種地哩，咱們娃娃攔羊放牛哩，再不能變工

咧。

眸　那是大變工，咱們來一個小變工，你照羊，我挖地，我挖累了，我照羊你挖地，輪來輪去，能挖好多地哩，他們大人知道了，一定說咱好呢。

羊　種啥呢？

眸　種南瓜，種洋芋，種下咱們兩個分。

羊　再種小甜瓜吃。

眸　對。

羊　好，誰先挖？

眸　我先挖，你把羊趕到那裏去吃草去。

羊　對。（把羊趕到下場門一帶，站在一個小凳上，吆喊羊）

眸　快去！（唱）「崗調」（一邊挖，一邊唱非常愉快活潑）手拿鐝頭把地挖，挖好了荒地種南瓜；洋芋小瓜也要種，收下了東西拿回家。（停手）（白）羊娃！

羊　哎！

眸　輪你挖呢。（羊娃挖時眸照羊如前）

羊　對，來了。（唱）「崗調」（也是一邊唱一邊挖，非常愉快活潑）又攔羊來又開荒，多種地來多收粮；種幾把小瓜多上糞，結下的瓜兒甜又香。（停手）眸子。

眸　哎。

羊 又輪你挖哩。

眸 來了。（唱）「崗調」大人們變工多種地，娃娃們刁空也開荒；種下地來人誇獎，（截）拿上糧賣成錢換幾件好衣裳。（停手）羊娃。

羊 哦。

眸 草還多不多？

羊 草快完了。

眸 那咱們再換地方。

羊 咱們在這裏開荒哩麼，不能換地方。

眸 還是要把羊吃好呢，吃不好回去大人看見羊肚子不胖，又要說咱呢，明天找一塊好草地，夠羊吃一天，咱們每人照半天羊，挖半天地，就把這塊地挖完咧。

羊 對。（從凳上往下一跳，把兩個羊驚的向眸猛奔亂跳而來）

（兩個娃娃連喊帶叫費了一陣勁，才把羊趕走了）（齊下）

幕

第八場 拾糞

王（提糞筐，拿小鍬，撬鐝頭，衣服還是如前，面孔稍微好看了一點，比較愉快的，

一邊唱一邊拾糞）（唱）「崗調」鄉長同我把工變，他每日催我務莊田；老人家眞來是好心一片，再不改二流子難把頭抬。（換「落子」）洋烟本是心裏的鬼，你心中有鬼鬼就把你欺，多幹正事忘了鬼，心中無鬼鬼不欺。從前只當受苦難，受苦好比坐水船；前三天渾身疼來渾身軟，後三天腰腿就硬起來。我心想羊娃媽回家轉，沒有成績不敢言；單等人人說我好，婆娘娃娃轉回來。（換「採花」）正行走來抬頭看，不覺得來到了鄉長門前；我放下筐子把他喚，（落）我二人開荒齊上山。（白）鄉長，鄉長！

鄉　（上揉眼，剛起來開門）

王　鄉長！

鄉　唉！你今天起的這麼早？

王　我倒拾了一筐子糞咧。（指糞）

鄉　好的，好的，兄弟你有辦法。

王　今天是給鄉長開荒，我當然要起來的早哩麼。

鄉　你的吙烟癮完咧沒有？

王　快完咧，我把他不放在心上。發了癮我就冷顆的幹活，晚上發了癮沒有月亮幹不成活，我就在院子裏冷顆的跑。鄉長！從前是烟癮把我拿住咧，現在我把烟癮拿住咧，我不讓他驢日的欺負我。

鄉　對！好的，有志氣！就這樣幹，過一晌大家就佩服你咧，人就是這，自己好起來，人人都愛。

王　鄉長，咱們到地裏走。

鄉　走。（順手拿起钁頭）

（二人出門向上場門走）

王　（拉鄉）鄉長到那裏開荒？

鄉　到南坬上去。

王　咱們走小路。

鄉　為啥？

王　我怕看見熟人呢。

鄉　你如今有了轉變，還羞啥呢？

王　（非常堅定的）不！我拿定主意幹下好成績來，才見大家的面呢。

鄉　對！走小路。

（二人轉向下場門下）

第九場 壓瓜

李 （手拿小鋤頭上，穿的比從前新了，面色也好看了）（唱）「平音西京」李玉貞拿小鋤去壓瓜蔓，離了家到如今快有半年；我每日多勞動織布紡線，還開了五畝荒務弄莊田；聽人說羊娃大有了轉變，但願他成好人謝地謝天：不覺得來到了我的地面，（截）這一片好南瓜令人喜歡。（跪下走，壓瓜蔓，一把完了又一把，應配着音樂）

羊 （臉色紅潤了，手拿小钁頭上）（唱）「崗調」適才將和眸子去放羊，看見了二流子到前莊；他比從前好看了，（截）見了媽媽說細詳。（白）媽！

李 你來到這裏做啥呢？

羊 我給你有話說呢。

李 有話晚上回來再說，好好攔你的羊，快去！

羊 羊有眸子照着呢，我給你說幾句話就走咧。

李 說啥哩，快說。

羊 我看見二流子咧。

李　誰？（多少有點生氣）

羊　就是……嗯……（有心說大，可是不願意，不知說什麼好）就是從前我那一個大。

李　羊娃。

羊　嗯！

李　你再不敢叫他二流子！

羊　他手裏拿一把鋤頭，臉比從前大，腫起來咧。（用兩手比自己的臉做樣子）

李　（浮着微笑）羊娃，那是他胖咧，不是腫咧。他跟你說話沒有？

羊　沒有，我見不得他，我見他來咧，我爬在羊肚子底下，他沒看見就過去咧。

李　他穿的好不好？

羊　穿的比從前好。

李　（眼向上斜瞪着沉思了一會，微笑）好，你快去！

羊　對。（跑下）

李　（一邊唱一邊壓蔓）（唱）（採花）羊娃大手裏拿鋤頭，一定是上山務莊田；看起來他如今大大轉變，低下頭兒喜心間。鄉長可算活神仙，他把一個二流子改過來；政府裏對百姓眞憐愛，把大家搞的不受艱難。（換（戲秋韆））（越唱越愉快）今天我壓瓜壓呀壓的快，不覺得，東邊到了西邊；我的瓜眞可愛，一把一把長起來，

遍地都把花兒開，……（花腔）花兒開了瓜就來。摘一朵瓜花頭也頭上戴，（夏天準備一朵瓜花，冬天做一紙瓜花）不由的心中笑呀笑起來：羊娃大有轉變，開了荒地一大片，今年就能過好年，……全家人能團圓。（換（崗調一））玉貞今天不疲乏，不覺得壓完了一片瓜；（高興的周視所有的瓜）停了手兒將身站，（起立，打衣上土）（截）回娘家我還要紡棉紗。（輕鬆愉快的走下）

第十場　思妻

王　（拿把鋤頭，穿的比前乾淨，紅胖起來了）（上）（唱）（崗調一）（愉快的）王三寶笑滿面，我如今人人不討嫌；自從收心把過改，開荒拾糞在人前；羊娃媽知道我轉變，她一定心中暗喜歡；（換（落子1））（有點傷感）想起從前行事壞，不由的教人好心酸；羊娃媽常爲我淚滿面，她爲我常常受屈冤。爲人不把正事幹，不懂道理盡糊來；如今我把正事幹，才知道從前不應該。這一晌有麵不吃麵，單等她娘們兩個轉回來；明天我把馮二嬸子見，（落）請回了羊娃媽夫妻團圓。（下）

第十一場 送飯

（馮担一個担子，一邊一筐饃，一邊是一個罐子，後隨一個婦女左手夾個米籃，內放碗筷饃，右手提個罐二人愉快的上）

馮 （唱）「閃扁担」担上担兒軟呀軟溜溜，哎呀軟的，哎呀閃的，軟的閃的，軟了一個閃，我老婆子不服他們男子漢：過一個溝，轉一個灣，一步一步走向前……要把飯兒送上山。

婦 （年三十幾歲）（接唱「五更鳥」的一段）手提籃兒往呀往前看，遍地的莊稼長呀長的歡；

馮 （接唱）南瓜結圪墶，

婦 （接唱）洋芋開了花；

馮 （接唱）玉米耍鬍子，

婦 （接唱）豆夾子把它拉；

馮 （接唱）鳥兒樹上吱吱吱，

婦 （接唱）青蛙河裏哇哇哇；

馮　（接唱）吱吱吱，

婦　（接唱）哇哇哇；

馮　（接唱）惹的我老婆笑哈哈，

婦馮　（齊唱）……今年的好莊稼：（落）得兒……今年的好莊稼。

馮　咱們歇歇再走吧？

婦　好！——（二人放下東西落坐休息）

馮　我活了幾十歲咧，這幾年才活的有了勁咧。

婦　噢，這幾年大家的日子過的就是好。

馮　自從八路軍發展到咱們這裏來，一下子就不一樣咧，從前我家裏窮的稀稀兒沒辦法，娃娃餓的哭哩，大人急的叫哩，我就想早死。現在我就覺得我年輕了一節子，啥事情都想幹。

婦　從前咱們窮人教人家扣的死死兒的，掙死命都翻不起來，現在共產黨八路軍寸步招護咱們哩麼。

馮　共產黨的辦法就好的太呢，你看現在編變工隊、扎工隊，大家都勞動，誰都不能閑，這實在了不得呢。

婦　我家裏沒有牲口，娃他大給人家變工，人家的牛給我們耕地，我們今年就多種了二

十畝地，人家也不吃虧，眞好！

馮　如今大家都跟一家人一樣，我見了誰都是親熱的。

王　（當馮的話說完時，已經走到她們跟前啦）馮二嬸子！

馮　（瞪了半會）喲！你是三寶麽，一晌不見，你眞變的好看咧。

王　爲啥你們婦女送飯哩？

馮　現在突擊鋤草哩，他們回來吃飯就誤時間呢，我們婦女做飯給人家送呢，你地裏的草鋤完了沒有？

王　鋤咧，我都鋤過兩次咧。

馮　好的，你算把二流子丟咧。鄉長常誇獎你哩。

王　馮二嬸子，（不好意思的搔頭）我想我羊娃哩。

馮　你是想羊娃媽哩，想羊娃呢？

王　羊娃我也想呢麽。

馮　羊娃媽不敢回來，怕你打哩。

王　好馮二嬸子哩，再不要提我從前做的些壞事咧，從前我抽烟發霉着哩，每天跟人家吵哩打哩，糊說不講理，現在我變好咧，啥都明白咧。

馮　你才明白咧！

王　哎！（難受的）羊娃媽在我身上受的屈不少！

馮　好！我給鄉長說，明天教羊娃媽回家，你如今轉變咧，她也該回家咧。

王　她回來幫助我，我還能更多種地哩！

馮　好幾個月咧，你明天應當好好的搞一頓飯才對。

王　我準備着呢，我把麵都捨不得吃，給他們留着哩。

馮　還要搞點肉呢。

王　肉……（搔頭）我手裏沒有錢麼！

馮　我給你借上三千元，（說着掏出一推票子數幾張給王）割上二斤肉，再買些調和，好好的做一頓飯。

王　（把錢接到手裏）這樣一來，我明天還要請客呢，馮二嬸子你一定要來，我還要請指導員鄉長呢。

馮　對，我一定來，我想到你家裏來看一看。

王　好，我準備去，你早點給他們說一下。

馮　誤不了，你走你的。

王　好。（高興的下）

婦　把這人都變好咧。

馮　我給你說，政府裏對咱們老百姓，比親大親媽都費的心大。

婦　我們該走咧。

馮　好，咱們走。（唱）〔戲鞦韆〕（二人重新整理傢鑼，唱完時剛把担子担起來）咱們的政府眞呀眞正美，愛百姓如同愛自己，發動了羣衆們，大家一齊來生產，……豐衣足食大家喜歡。（二人同唱落尾一句下）

第十二場　請客

（桌上放小盆兩個，碗五個，筷子五雙，一個大盤，內要有十個饃饃）

王　（唱）〔崗調〕昨夜晚我做了一夜飯，饃饃蒸下一大籃；今早又把肉煮爛，有酒有肉樣樣全。〔五更〕我忙把地來掃，還要把炕鋪好；羊娃媽見了他一定心裏笑，他心想（學女音）羊娃大變好了。（換〔山茶花〕）王三寶好喜歡，今天夫妻能團圓；羊娃進了我的院，親他個嘴兒抱在懷。（換〔崗調〕）收拾盌筷把菜擺，（將盆盌放到桌上）一位一位要分開；馮二嬸子鄉長上邊坐，羊娃媽跟我兩邊排；我把什麼都準備好，（緊接截）單等着他們早回來。（再擺盌筷，擺的齊齊整整的）

李　（夾一個大包袱，羊拿紡線車上）（唱〔落子〕）手拖羊娃把路趕，不覺得來到了自己門前；半年沒有回家轉，不覺得叫人心內酸。

（李進門，王正在擺盌筷，二人一見，都低下頭去，無話。王走出桌外，李坐下

審視屋子周圍上下，端詳王，王看李，二人眼一碰，又各低頭，李拭淚，王也拭淚，羊在看盆裏的肉菜，不注意他二人）

王　羊娃，大給你蒸了一個大兎子饃。

羊　（瞅了王一眼，躲到李身旁）

王　（不知怎麼好，低下頭沉思）

（鄉與馮上）

鄉　（笑）「齒諷」王三寶他成了勞動模範，

馮　（接落）咱二人到他家慶賀團圓。（二人進門）

王　（歡迎的很，馬上打破沉默）唉，鄉長，馮二嬸子來咧，快坐下，（說着給二人取凳子）怎麼指導員沒有來？

鄉　指導員忙着哩，有事情。

王　他也應當來。

鄉　我來一樣。

李　（見二人進門，起立，笑微微的）鄉長，馮二嬸子快坐下。

鄉　（向李）你們早回來咧。

李　剛回來。

（馮在看屋子）

鄉　你們都喜歡吧。

王　大家的喜歡麼，嘿……

鄉　真是大家的喜歡，如今咱鄉上不論是誰，一提你王三寶，大家都高興的很，你如今誰都喜歡。

馮　喲！菜也做好了，屋子也打掃乾淨咧，炕也鋪的展展的，誰搞的？

王　我搞的。

馮　你是大大的變咧，咱們政府真好，真有辦法，依我的意見早就不理你咧，羊娃媽早就跟你離了婚咧。

鄉　羊娃媽，你看，羊娃大胖了吧，比從前好看了吧。

李　（低下頭笑而不言）

王　（也不好意思的低下頭，抿着嘴笑）

馮　喲，把你們半年不見，又變成新媳婦新女婿咧，羞的連話也不會說咧。

鄉　（向馮）真的，你不要說，真的像新媳婦新女婿，你看，他兩個都吃的紅光滿面，年青的多咧。

馮　（審視王李）嗯，像一對新媳婦新女婿。（猛然看見羊娃）哎！羊娃站到這裏就不像咧。

王　鄉長，馮二嬸子，你們兩個坐在上邊。

鄉　隨便，咱們不要講究這一套。

王　哎！你要坐在上邊哩，馮二嬸子，快，你們往上坐。

鄉　一樣，就坐在這裏。

馮　鄉長，你就坐在上邊，不要麻麻煩煩的儘讓咧。

鄉　你哩？

馮　我也坐在上邊，今天咱們是客，坐一坐不要緊。

鄉　對！（鄉馮坐在上邊）

（王收拾酒壺，用手巾揩，李不知道搞什麼好）

馮　羊娃媽，你也坐下。

李　我不坐。

馮　坐下麼，今天你也是客哩，儘管坐，沒有錯。（把李壓在坐位上）

王　（拿兩個酒盃，提一壺酒，先給鄉長斟酒）

鄉　唉！看你這娃，咱們弟兄麼，吃上一頓就對咧，你花的這錢做啥哩，這我就担待不起。

王　鄉長，如今咱邊區不講封建，要不然我就給你老人家叩幾個頭也是應該的，你老人家喝一盃酒算啥呢，你老人家比我大、我媽都好，我大我媽從前把我「興」壞了，你老人家把我才引到人路上咧。

馮　鄉長，你就喝，今天大家喜歡，高興高興。

鄉　對。

王　（給鄉斟了一盃，又給馮斟）

馮　我不敢喝酒。

王　不，馮二嬸子今天也要多喝幾盃。

馮　不行，我喝上一點就辣的嘴都抿不住咧。

王　少來一點。

馮　對，你給我倒一點點就對咧。

王　（給馮倒酒）

馮　對咧對咧！（把酒盃離開，王來不及收壺，把酒倒下一些）喲，可惜的，（連忙用手指沾酒，用舌頭舐，登時辣的受不了）咈，咈！辣死人咧。（吸氣，又用手帕擦舌頭）

鄉　你一點酒都見不得。

王　（向馮）我給你舀一盌涼水去。

馮　不要緊，一會就過去咧，（把酒盃放在桌上）你喝去，我不敢喝。

王　好！（自己給自己倒下一盃）鄉長，馮二嬸子，請！

（鄉王舉盃飲）

馮　（拿起筷子）羊娃媽，咱們不會喝酒，咱們吃。
李　快吃。（也拿起筷子舉菜吃起來）
羊　（拿起筷子，抓了一個饃不客氣的只管吃）
鄉　三寶，你記不記咧，從前我在這裏勸你學好的時候，你兇的跟啥一樣，把我給扎咧。
王　哎！從前我就不是人，（非常誠懇的）鄉長，你讓我參加自衛軍，我死都要跟上咱八路軍走呢。
鄉　能成，你現在有資格參加自衛軍咧。
馮　這都是天睜了眼咧，要教咱們老百姓翻身呢。
鄉　現在你們好咧，你叫羊娃念書去。
王　對。
馮　（向李）你可再不要發愁咧，「子弟收心，餓死總兵」，羊娃大已經變成勞動的模範咧。

（大家早就吃好咧）

鄉　只要你更努力，爭取他個勞動英雄。
王　對，我也想見一見咱們的毛主席呢。
鄉　好！（向馮）咱們走吧。

馮　走。

王　再坐一會，忙啥哩。

鄉　我有事哩，咱們鄉上這幾天變工隊突擊鋤草，我們忙的很呢。

李　馮二嬸子多坐一回。

馮　我也要走呢，如今男女都變工着哩，我在這裏時間太長了，把工變不好，對不起大
一　家。

鄉　好，你們在，我們就走了（唱）「銀紐絲」我這裏開言笑滿面，再叫三寶聽我言：
你這一轉變，

馮　（接唱）大家都喜歡；

鄉馮　（齊唱）從此後可要努力幹。

鄉　（接唱）邊區遍地一層金，

馮　（接唱）勞動人才能拿到手中：

鄉　（接唱）你把地來種，

馮　（接唱）紡線莫放鬆；

鄉馮　（齊唱）担保你們能過好光景。

王（唱）鄉長莫要細叮嚀，我夫妻生產一定要加緊；要把地多種，

李（接唱）紡線不放鬆；

王（接唱）我還要爭取一個勞動英雄。

鄉（唱）只要你二人好好勞動，

馮（接唱）用不了一年就翻身；

王（接唱）我要多勞動，

李（接唱）我也不後人；

鄉、李
馮、王（合唱）這樣來大家都高興。（落）

（鄉馮出門，王、李、半送出來）

王 你們要常轉來呢！

鄉 對，一定來，好，你們回去。（下）

李 馮二嬸子，你也要常來呢。

馮 不要你說，端保要把你們的「門檻」踏平呢，快回去。（下）

（王還在外邊說送鄉馮，李進門收拾盌筷，王進門）

王 盌筷我收拾，今天你不要勞動。

李 我收拾，這是我們女人的事。

王　你如今把我教育好了，從前對不起你，我應當「侍候」你哩。

李　（嬌怒的）去吧，我收拾。

王　（高興的笑着看李收拾傢具）

（此時羊娃在前台拿一個什麼東西玩着，李端盤筷下）

王　羊娃。

羊　（瞅王一眼邁過頭去）

王　（走近羊身）羊娃，大把你抱一抱。（說着展手欲抱）

羊　（把王推了一把）你去吧，我見不得二流子。

李　（當王要抱羊時，已經上來）羊娃，不敢胡說，教你大把你抱一抱。

王　來！（把羊娃抱起來，與其說給羊娃說話，不如說給李自誇）羊娃，你大現在好咧，大現在把洋烟癮丟盡咧，種八畝熟地，跟鄉長變工開了十二畝荒，大我自己還開了五畝荒呢，我不是二流子咧，再不要見不得我。

羊　（笑着臉看着王說）你再打我不打我咧？

王　不打咧，大如今學好了就不打人咧。

羊　（親熱的兩手抓王）大，我要念書呢！

王　對，你住學校，大參加識字班。

李　你那裏的錢買酒買肉呢？

王　我自己有錢麼。

李　你還說假話呢。

王　（笑着說）我借的馮二嬸子的錢。

李　我紡線掙的錢很多，你給人家還了。（說着從懷裏取出一堆票子數着）

王　你如今不怕我糊弄麼？

李　你還抽烟要錢嗎？

王　我早就不幹咻事咧。

李　那我還怕啥呢，（把錢交王）快拿去，早點給人家還了，我還帶回來布哩，給你縫兩件新衣服。

王　（把羊更往緊一抱，非常興奮）呵喲羊娃，大活成人咧。（熱狂的親羊娃的臉蛋兒，搖搖擺擺的得意的哼着曲子下，李隨其後）

健翎　一九四四，三，五脫稿於慶陽

新華書店印行
1945年5月